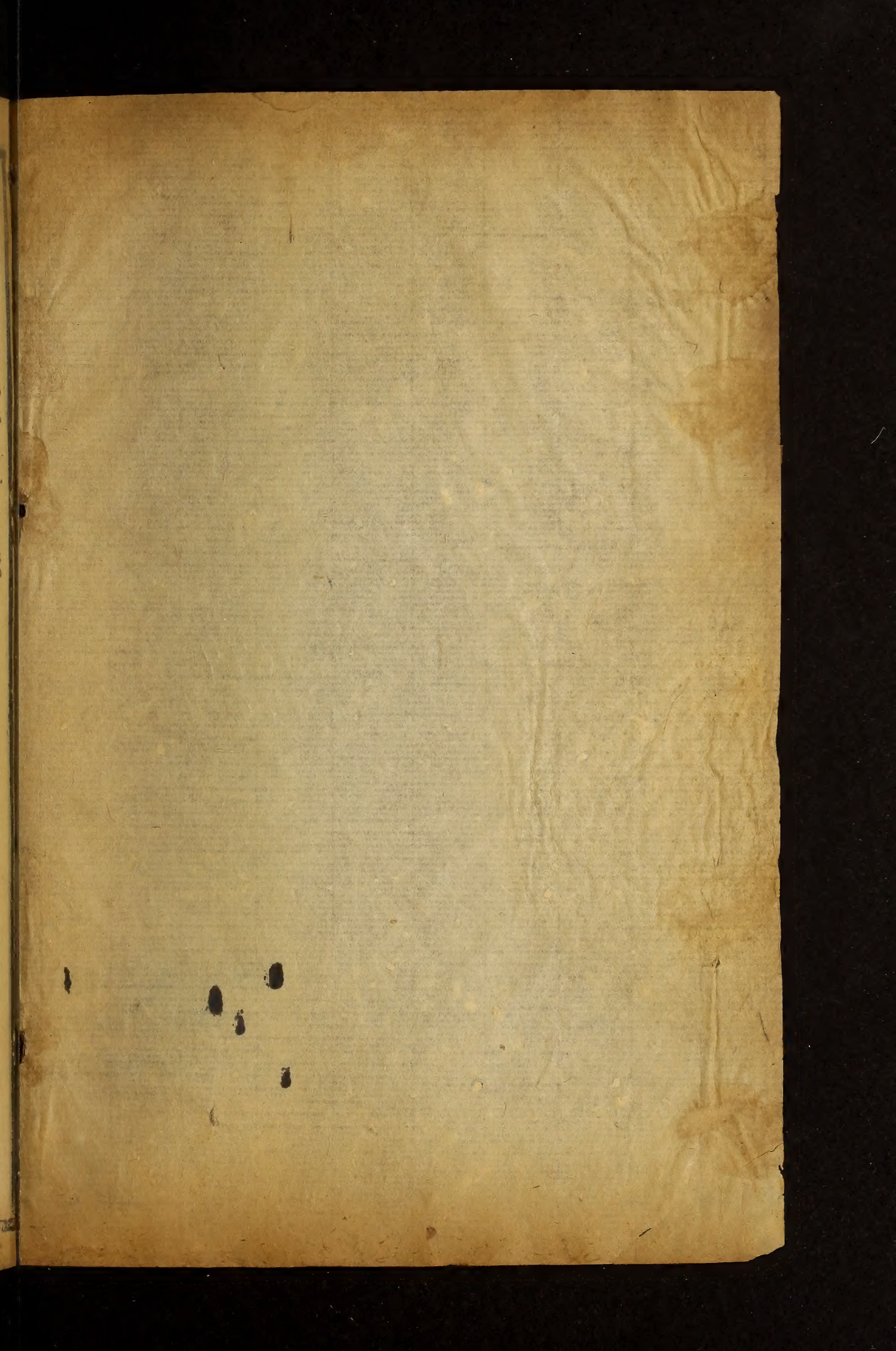

新鄭
三



新鄭縣志卷二十五目錄

藝文志五

宋

尹洙

志古堂記 補

韓琦

三賢堂贊　　歐陽文忠公墓誌銘 補
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補　　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補

歐陽修

陳文惠公神道碑銘　　吳正肅公墓誌銘

蘇軾
鄭伯克段于鄢論 補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補
韓非論 補　留侯論 補
蘇轍
子產論 補　韓論 補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銘
黃庭堅
貝荧頌 補　封植蘭蕙手約 補
晁補之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補

喻汝礪
具茨晁先生詩序補
朱熹
書黃帝諸書後補
晁公武
陰符經跋補　列子冲虛經跋補
鄧析子跋補
陳傅良
張良論補
高似孫

握奇經跋　補　　鄧析子跋　補

韓非子跋　補

張栻

張子房論

眞德秀

鄭子產論　補

黃震

書列子後　補　　書韓非子後　補

劉克莊

楊通老移居圖跋　補

元

王磐

許魯齋先生像贊　補

鄭冲霄

許文正公祠堂記

姚珩

新鄭縣社稷壇碑記　補

吳萊

陰符經註序　補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五

宋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人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搆堂于縣署既成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沐于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爲之詞曰夫古人行事之著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法後世世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

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于道者有焉如有志于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人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于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喜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見宋文選

三賢堂贊有敘　　韓琦安陽人

文正王公塟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產唐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仕子融乃繪三公之像置

於墳之僧院而屬余爲辭故爲三賢贊云

猗歟國公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鄰鄉校勿毀吾可詢輿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天倫曰古遺愛疇云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惠人右子產贊

猗歟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貫於天明哉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卒殲大憝再清幅幘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謝胡能比旃晩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右裴公贊

猗歟王公佐我宋基股肱兩朝言皐行夔獻后稱制政由房帷公時

挺然惟正是𦤺黜姦進良遂光重離其重如山烏可妄移其平如衡烏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莫知噫公之道眞相之爲公今亡矣吾安傚之右王公賛見安陽集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韓琦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怛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䘏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顧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

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謂公諱修字永叔居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傅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嘗獻所爲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果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尤學咸平中擢進士第嘗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讞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

誓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入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遂崇政試難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選館南京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黜當時天下以四賢[illegible]之[illegible]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illegible]太子中允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illegible]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務更以西師未解[illegible]欲盡齊衆治以完太

年登進輔臣必取人望峻用端衡以掄才先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回避横身正路風節凜然時王獻肅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皆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于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且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合之近臣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

瑕荒地白言德遺必要邊備後而虜人益耕不已計募民守固出丁為兵請入郡聚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亚議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斥識遍直民所不見者又公嘗言十數事遂俗以麥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各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鐵[illegible]以絕侵盜並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指畫會文公范公與同時人輔者咸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

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並中公復招張氏貲產事遂與詔無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鬢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

官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狥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

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
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
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謗至于臺
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曰欲求疵合攻
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
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
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
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
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攻憤
不已遂持此斥爲公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

之事肆爲誣詆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竊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污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黜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illegible]使者[illegible]公獨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illegible]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富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日賜

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
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
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
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
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
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
唯視姦邪嫉若讐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
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
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
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

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
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
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
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没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
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
先儒于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
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
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
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
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曰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太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卽承命事久未決衆恐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卽位之初感

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
復明辟入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
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
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
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于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
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譌謬人得不疑晚年
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
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
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
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

八人長發次爽並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俱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無學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鄭州之新鄭縣旌賢鄉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以烈彌遠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黜卒籍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illegible]宰政社稷是經成此至公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惟慈不窮亘千萬祀見安陽集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韓琦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于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甚與盧李鄭三姓並爲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初爲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卽以大義譬諭之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秘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鄢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

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于古文時謝公
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奇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
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
官郡有役卒竊官物于渠州者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僱便舟而下
共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
皆當斬公曰醵錢私已與本意于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
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
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淸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
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漑之利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
塞隄障日暴露于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從還判廣

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郎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檝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公言東都壅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遠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過半薪樵山積而所道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民力不能堪

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無所乏朝廷從之就除大常博士遷職方員外郎知隸州事城中池素爲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潞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滏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別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邀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擁臥灘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爲回駕壹日縣間道乃得

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强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絶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于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郎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歷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沉敏不妄喜怒外

雖嚴莊而内極仁恕平居檢祖危坐凛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慄
我自飭無敢遽步于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
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
義均已子歷治十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于仁惠
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
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靜呂
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
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
吾豈爲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内臣閻文應方爲小官與公共事文
應舉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爲入内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

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事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己飲集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為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

校理知陜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卽某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于後世謹狀見安陽集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韓琦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令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殿中尚書休之後令爲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兗帥慕容彥超慕帥叛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秘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父立為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
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耻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旣
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為遂盡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
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
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鎮商稅再監許州商
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
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大管勾許汝州石
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
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冉夫人仁壽郡太君早亡事
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

口者累日及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遺孤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爲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獎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歷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冤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稿于楮中于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

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爲惠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粲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爲廢人象之曰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黙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别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爲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怪焉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又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忘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

而正內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illegible]家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某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臨洧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旣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存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見安陽集

陳文惠公神道碑銘并敘　歐陽修廬陵人

穎川公旣薨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眞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於初盛於中有於終

而大施於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於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故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於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大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

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

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嘆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饑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於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徙

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吾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從河北鑿懷州路而大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湍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

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大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譁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挍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盖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策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邱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眞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

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

遂居於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於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

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八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一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於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汭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於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世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見歐陽文忠公集

吳正肅公墓志銘　　歐陽修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

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於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於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

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塋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塚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因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嶺外一府股慄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歷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

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旣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五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遣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得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

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司又徙陝府還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
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
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
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
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
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
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
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
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界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等與

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驚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兵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迎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乙卯卒於位曾祖諱進恩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楚國太夫人李氏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在二府時太保公踧踖不安自言子

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服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於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令公旣從公志之安公昔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使人人去思之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於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大拜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見歐陽文忠公集

鄭伯克段于鄢論

蘇軾 眉山人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

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于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

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于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見東坡集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蘇軾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

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
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
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
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
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
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
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
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
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
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

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曾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爵也見東坡集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

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

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著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見東坡集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
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
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
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
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
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將盛也以刀鋸
鼎鑊待天下之士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
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
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
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
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
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
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
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
者此固秦王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
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

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與見東坡集

子產論

蘇轍眉山人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誡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

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見欒城集

韓論　蘇轍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爲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

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見欒城集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銘　　蘇　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於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薨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於吉曾祖諱彬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

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

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
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
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
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理院求補外通判
滑州事時西師未解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
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
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
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
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
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懽然

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嘗爲上分别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迴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啟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遠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盖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

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敵在二三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敵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并河清寨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居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敵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糧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敵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所有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苐以聞勿以中

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挾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郡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兵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辯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

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恠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繫獄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寄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刋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徧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之二府時慶歷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遼方遼使其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

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郡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湖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獨上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

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其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譌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

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年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集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以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修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

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進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宗正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乃命下英宗力辭上聽俟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

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咏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

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悅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汚公公杜門求辯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

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大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豈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

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武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

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失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能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

惟恐人之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陽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魏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殺人者多所平反盖鄭公意也公初妻胥氏卽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愁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聰故宣議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世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歎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稱人

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委子瞻子瞻許焉既又丞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險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蘖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偉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梲之三起三僨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建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虞舜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惟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淡潁水之濵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

仁宗之思見欒城集

具茨頌　　黃庭堅分寧人

帝省具茨在國南屏篤生韓公補天子聖文武韓公其德庭芳靡職不宜乃宣力四方四方維則歸補我袞職西羌不庭王師濯濯奏功不時公請命行公出撫師王師矯矯羌戎震驚其藪澤是狩復我王土將築於河之滸人亦有言功不在初其潰於成陰有齒牙以捐覆城天子聖神知我公孔武公雖歸止四方以無侮京師之屏公曰維許樂土赫赫王命北門是處公治北門有條有葉夷根拔節蠹賊是伐惠及鰥寡日用飲酒萬有千載樂公壽考公御宴喜樂酒溫克賓秩醉飽柔嘉維則維公之德萬有千歲畀公遐福陟彼具茨松栢孔

碩若濟巨川維舟檝是度瞻彼具茨有渰其陰如彼歲旱覵公作霖公至北門河潤九里公歸本朝萬物露雨帝顧具茨公歸廟堂爲天下師傅於大塊有光於大塊有光公壽考無疆見山谷集

封植蘭蕙手約　　黃庭堅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窻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窻戶久而自隙闇覵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譴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爲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手約見山谷集

按保安寺現在郭店與楊樸墓相近山谷之寓居新鄭實據于此故附錄之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晁補之 鉅野人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禀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家世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冑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爲參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遊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

兒絶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文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于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就下騄耳行遠干將立斷無肯綮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覷須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府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菴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于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

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徑昔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略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辨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觀之類欲遠者而中平夷實與事濶也又事母穎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閒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瑯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滁間善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敘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遠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于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

以布衣年少往遊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逶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于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睢盱一二訴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賴母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既失夫人羞己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濶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匈奴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醉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

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為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為狂居士笑曰琴張曾晳所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從旁讚曰曾漆室女獨處欷然不寐而悲嗟亦狂者耶隣人疑其欲嫁隣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為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為隘然二子蓋百世之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效雖未足與論中與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著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為保德軍掾洛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為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于人然居士終無意于為吏昔曾肅論罷士元非百里才其治

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克涪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川夫人入爲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覺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爲立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

族父爲不朽系曰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八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傅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于列星之光何必傅說石陵客星有自其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名嗚呼處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忘也見雞肋集

具茨晁先生詩序　喻汝礪仁壽人

予曩遊都城於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辯博英峙辭藻藹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爲鏤諸忠州

鄧都觀窅然林水之間矣敢匃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哌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諜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瞿然曰是必吾所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絶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覩其所論著爲之慨嘆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絶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揖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

章不得而汚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奥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歷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韙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爲曾太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渟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晁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

書而晁氏尤瓌富閎溢所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焠掌勵志錯綜而藻繢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達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疏亮未嘗爲悽惻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予於是有以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憭慄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

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與隸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抑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見宋文選

書黃帝諸書後　　朱熹 新安人

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

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見玉海藝文志

陰符經跋　　　晁公武鉅野人

右唐少室山布衣李筌序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注尤可笑

怙不經柳子厚一棓擊也見郡齋讀書志

列子冲虛經跋　晁公武

右鄭列禦寇撰禦寇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淸虛無爲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虛眞經皇朝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係乎智力皆天之命也楊朱篇言肆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爲非也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眞以徇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

失性爾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壽夭窮達之非人力也必修身竢焉以爲巖牆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雖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人則爲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見郡齋讀書志

鄧析子跋

晁公武

右鄧析二篇文字譌缺或以繩爲澠以巧爲功頗爲是正其謬且撮其旨意而論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爲本以義爲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頌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勢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非出於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

昧於天下而仁義幾于熄百家之說蠭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眾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言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眞其言也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見郡齋讀書志

張良論　　陳傅良瑞安人

夫人惟有所愛也而後有所溺方其溺於所愛而視天下無以與此也是以不可奪然苟有天下之所可愛者而甚於其所溺者以動之

亦將忘其中而忽變其初何者所樂則大於彼也昔者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臣謀以殉葬定而後告陳子亢子亢曰彼疾固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且其所以謀殉葬者愛其夫與主也而不知以身爲之愛其與夫主豈甚於愛其身哉夫惟其愛夫與主也而不暇言理則與之辨理之是非而必亡以禁夫惟其愛身者無甚於愛夫與主也則與之以不死之利其勢將至於自沮是故人情之偏可以利誘而不可以理劫嗚呼彼其偏於情也豈不知夫越理也而不能自勝是以冒爲之而於人之議也弗顧以姑快其欲而嬈人玆特區區之理以厭服之無惑乎攻之而愈堅却之而愈孩也高帝之立如意也唯愛而已

矣愛之入於內也固則視嫡庶之說末焉耳雖然以高帝愛戚氏嘗能忽於愛漢卯且其始也以爲如意之賢足以承祧立國惠帝之弱不足以堪是以有廢立之謀蓋其謀生於爲天下之心而成於女子之私於此也非有天下樂於歸惠帝而弗順於如意之形以觀之而折之以其末爾之說求攻其旣固之心則亦甚疎是故叔孫通之徒力爭而不可得四皓一示太子以安嗚呼委之以不爭之便而示其利於無意之地若留侯者亦巧於悟君也矣趙欲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王趙之福一說而行夫以質齊之辱而可以博王趙之福則雖婦人猶忍小以就大彼高帝以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而其人安於太子亦必不肯棄天下之所安

而付之於其所變而不保其不危故曰留侯可謂巧於悟其君者矣見止齋集

握奇經跋

高似孫 餘姚人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

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鐏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宜其神機未昧項籍得之覇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腹之圖全本於握機顯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見高氏子畧

鄧析子跋　　　　高似孫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歂於是為不忠考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歂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

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産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棊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蹂躪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歆之過亦鄭之福也見高氏子畧

韓非子跋　　高似孫

韓非之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

說于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與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見高氏子畧

張子房論

張栻廣漢人

子房終始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此出處大致也至于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帝從之有不容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智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陸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不顧也獨于子房蓋敬

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言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祿而上之人恃此以爲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豈可得而驕之哉見南軒集

鄭子產論　　眞德秀浦城人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于此從容囘斡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綏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功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子晳死豪宗大

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于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攷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故其所爲惟作邱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于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見西山集

書列子後

黄　震 慈谿人

列子心頴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黙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无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

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参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后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眞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不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爲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

果出于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翼爲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著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楚人公孫龍詭辭而其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愼爾言將有知之愼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得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之而不

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爲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一不爲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爲自苦謂桀紂之縱爲自得謂子産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辯而謂朝穆眞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爲非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爲八篇之最舛九淵之說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所本耶見黃氏日抄

書韓非子後　黃震

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

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跡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為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眞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猿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

必不能久適而紿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黄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黄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跡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辨誣若此者愚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見黄氏日抄

楊通老移居圖跋　劉克莊 莆田人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髯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

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藍縷然猶畜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樸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樸但樸字契元不字通老明日翻故紙得樸集洛人臧逋爲序有樸絶句云云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季眞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樸赴召者也

見後村

題跋

元

許魯齋先生像贊　王磐 永年人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月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見鹿菴集

許文正公祠堂記 至大二年　鄭冲霄 邑令

有天下之德者可以享天下之祀有後世之善者可以永後世之思蓋德之服人也深人之報德也至故隨其所在而祀焉景仰追慕愈久而不能忘也先生道號魯齋諱衡字仲平金大安元年已巳生於

新鄭縣陽綏里幼有異稟夙性生知及冠講誦大小學二書精思寤寐不捨語人曰吾於是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矣正大壬辰河南兵變北渡流寓於魏下帷講誦竇先生子聲一見甚加禮敬姚雪齋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三老會聚談論終日亹亹忘倦如氷壺秋月凛凛逼人旣而雪齋隱於蘇門時有趙江漢仁甫傳授伊洛之學先生聞之即訪求焉日與雪齋講求義理辨析精微先生晨起取伊川易肅容端坐精誦不輟又悉取晦菴集註四書讀之優柔厭飫渙然氷釋怡然自得氣象雍容行已接物有孟軻之勇顏子之仁其涵養工夫皆從大學中庸中來四方從學者甚衆其教人之法必自小學始先生自隱居蘇門躬墾山田淸苦踐履

一介不取家至屢空歌誦晏如弗問也人或饋之皆弗受也庚申中統建元春聖上御極召至闕下顧問[illegible]而正言守素不仕告還明年春秋復兩被召徵以疾不起繼而遣使復召赴都堂傳奉聖旨參議中書省事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德義心誠悅服以師事之又至上都眷顧愈厚屢蒙訪問奏時務五事皆[illegible]堯舜之道上嘉納焉至元六年命立朝儀定官制拜資善大夫中書[illegible]左轄俸祿皆辭不受以疾告還改授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立國子學教胄子兼選四方英俊之士以為國子伴讀復命較歷復授集賢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述新歷成改曰授時歷自先生入院錫賚愈隆上每北還必問起居問疾賜藥賜杖又命肩輿上殿賜坐勞問久之乞骸以歸上憫其老

詔許還家仍遣中使安車送還改授其子嘉議大夫懷孟路總管以
便奉養十八年三月以病終於家嗣天子卽位之二年思悼其賢詔
贈司徒封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文正予初受業於先生之門大德
辛丑予忝居新鄭縣尹詢於部民訪先生故居與先賢子產名儒白
樂天之舊墟近焉其鍾秀挺生是此方又出一賢相爾先生盛朝元
老當代眞儒理宜建祠歲時景仰以表人傑地靈之驗於文宣廟隅
以基以築僚屬同心協議葦材運甓併工偕作卒成厥功爲堂三楹
截然一新其像尊嚴垂紳正笏穀[illegible]使人起敬經始於大德七年冬
落成於八年夏卜吉安神合邑士來爰侑以禮神人以和今也祠像
肇新使此邦之人有所觀法興起時能玩味發明伊洛之學以衛中

州之氣戾躬踐履誠敬交孚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是亦私淑而已矣將見異日鄭人思其盛德久而不忘於斯堂也於是乎謹志見石刻

新鄭縣社稷壇碑記

姚琦 河內人

夫有國有家者建邦立土祭祀之最崇者惟孔子暨社稷春秋二祭不可闕焉孔子廟享社稷壇享孔子祀之以德社稷祀之以功茲邑雖小孔子有廟在焉惟社稷無壇使民人無所瞻仰有主簿韓公興好事之心故于縣西南溱水之右築土作壇壝焉令依時陳三獻之儀使後之祀事不絕者也社稷之初起自共工氏之子勾龍氏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實一壇而二神焉乃王者土穀也土養百穀穀養萬民如斯有大功烈于天下孰能忘反

始報本之禮哉詩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嘗聞血食萬世者其社稷神之謂歟見石刻

陰符經註序　　吳　萊浦江人

廣陵鄭山古語蜀黃承眞蜀宫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之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承眞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本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李筌藉以用兵而山古又欲倚之禁兵果何說耶見淵穎集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五終

